

明季南略

二序

一

漢書門			
三	六	八	八
四	七	〇	〇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八	漢	
五	〇	書	
函	〇		
二	五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05
冊數	34 (10)	
函號	285	6

編年十九二

共十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明本館藏

既矣



嗚呼有明自南涯以後小朝廷事難言之矣當時北
都傾覆海內震驚即新阻強屬未知終始乃馬既之

徒猶貨貽公行殿堂自喜不踰載而今既書缺罪勝

誅哉唐藩起閩中勢如危卵而鄭氏以驕奢貪緞輔

之日与魯藩為難唇亡齒寒之義謂何桂藩立奧東

僻處海隅一道干成棟再逼十三正三逼于孫可望

道走不常舟居靡定是時君不君國不國年紛暨



桂林留守四載無特艱至干杜允和李定國輩益
維支矣若成功煌言出沒風濤徒擾民耳亦何益年
歲辛亥仲夏予編南畧一書始于甲申五月止于庚
熙乙巳九二十餘年事分十六卷雖叙次不倫見聞
各異而筆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緒餘燼皆畢
于是吳嗟：禍亂之作天之所以開皇清也豈人力
歟爰是識教言干在辛亥季冬八日九峯居士題

之

明季南畧目次

無錫九峯居士編

卷一 甲申四月 五月事

報

報皇帝

四月朔南都公檄

臨海陳謙暉討賊檄

南京諸臣議立福藩

五月福王入南京

福王登極

弘光登極詔

國政二十五款

諸臣陞遷擢用

劉孔昭陵侮張慎言

路振飛王亮鎮撫淮安

路振飛傳

史可法奏淮人忠義疏

閻尔梅碎踪賦詩

史可法請設四鎮

黃得功

劉澤清

劉良佐

高傑

陳壁論賦必滅有八

五月甲乙紀

馬士英拳既大鉞

李沾大臣去留甚重疏

劉宗周論時事

黃澍以笏擊馬士英背

黃澍論馬士英十大罪

黃澍舟抗疏

黃澍三抗疏

黃澍上中興八策

黃澍辨疏

明季南畧卷之一

無錫九峯居士編

甲申南都總紀

三月以後事

叔皇帝

帝初為福嗣王御名由崩神宗之孫克宗之姪思宗之兄也年号弘光故江南稱為弘光皇帝乙酉南都陷帝北崩浙東魯藩監國謚為叔皇帝及永曆立又謚聖安皇帝而大清則削其年号不称帝止云福藩

而已帝之父名常詢鄭貴妃所出神宗第三子封福
王萬曆四十二年之國河南府崇禎十四年正月李
自成破河南福王遇害帝踰城免十七年二月三日
壬戌懷慶府夜變帝同母走出東門奔母兵間狼狽
走衛輝府依潞王

紀云福嗣王奏王室實保无存蓋為世子特自竊送
于賊者福嗣王即帝也

甲乙史云三月福周潞崇四王各奔藩南奔此初四

自也十一日周王薨于淮安湖甯舟中十八日福王

高湖甯杜光紹園廿一日潞周諸藩行自皆泊湖甯

二十九日丁巳淮上始傳京師陷衆猶疑信相半南

京始自成嚴

四月朔南都公檄

四月戊午朔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
圖工部尚書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右
侍郎呂大器翰林院掌院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

太常寺御何應瑞應天府 尹劉士禎鴻臚寺卿朱
之臣太僕寺 丞姚君孝吏科給事中李汧戶科給
事中罪萬象河南道御史郭維經山東道御史陳良
弼廣東道御史周元泰山西道御史朱壽圖陝西道
御史加陞一級王孫蕃四川道御史朱國昌誓告天
地号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指賢急事

維 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恭賞機務兵部尚
書史可法等謹以 宗社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

文

雖

臣子常被今 天子十七年之鴻休託 高皇帝王
百祀之陰隲者其言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人事
之盛而紕民事道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
節故天室亂而常山貽陽之事著靖康靡而宗澤李
綱也氣震彼皆慮從上作募可預知然其俠青鋒、
与民岳之峯而並峻義風發、撲霓裳之奏以系鳴
况休命焉干上天明德光于良史有若本朝者卒
力掃腥羶 二祖之廓清号同監六始崇寬簡累朝

之照洽象擬華昏遍至今上將興宸樓益倫存廟
之濫恭儼在甘宗之神武重光當冲鈴而掃恭顯之
氣立清官府千召對而哉龔黃之歎摠為偏坻以寇
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不得已以兵興而派
餉是靡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領猶詔旨勤有再
累吾民之語每遇大災脩省無一時自送之心蔬
膳布袍莫能以天下之民而已已瘦蠲通省罪不難
引一人之過以就臣民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

逸

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
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王下之自天者難言家
有半間之掌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此曹武惠
詎妨好官之得錢竟无肝肝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
推食成俗大都尔、賢者亦倚悠、壘蔽實繁擔當
何狀圖之不旱病已成于卷癰屈尚可為涉必罷于
滅頂悲矣 塵未珍寇焰族騰血滅天潢烽傳陵
泥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九晋有霸圖元復迨其三

四

駕延者介馬橫馳矢幾輔羽書不絕于殿廷留地之
張莫通山河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
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大傳但憑歌歎曲都係四方
之卒同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天
奉實賴問仇請元分官遊无分家食或世貴如玉謝
或最勝若舍張或子虛之以賢起或輓輅之以謬無
乃年射策存廉明經文學亦往名班國士索為里
合元各抒壯謀各團義族伏不需于武庫撰无壘

于卽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宣賊
運有得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酬此則萬代之所瞻
仰而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即戎必義且
先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
危機何弘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
各付有司轉輸會計此則事弛從便氣易為家至登
壘正高脂由富室若与楮紳並奉亦自公誼有殊然
使平準法行即橘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宰

令石將處十之号未可保甚業討凡称多 之有餘
摠賴聖恩之无外欲与共為義士多方亦藉同盟偶
恒佳緣毋忘善誘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
時匪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无男
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塞本徽
偉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兹何日敢曰无徒不惟社
稷之憂而是身家之事始賊之巧千為領時亦有優
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焚莫不嬰地獄之罰存姜亦

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 恣所過便成歐脫来俊臣
之刑其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学鄭安門之畫圖与考
弱之受害者酷省是皆難民所說定令聽者寒心夫
連歲相陷如西安大原武昌寺處皆行省也其中金
穴何止一家才笈止不勝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之雖
八公之草木皆兵只坐一慳遂成 溺豈不根我欲
圖穩着須鑒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 曾之萬錢
有雖下咽吏援古以等時策豈玉折之三窟便可藏

身同舟即一家破單元完服可不思之思之文重思
之也哉法等智不定以敬謀憤何辨于即死切執
父之軌通杞珙之呼人理苟存我家必應如澧情
何堵絕念封睢陽之授竟倚則雲抽誓言之矢
荆州之粟獨擁則濕喻有廻指之樵封章尚達十比
辰奮筆放于南史是為過計亦屬癡裏見起君親
怕夫日法等无任地呼天極心潛血之至
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龍主事富演移檄速迤浙

文

江台紹道傳雲龍与台州知府閔繼偕通判楊倅
元推官張州弼知縣宋騰熊在籍陳涵暉等亦誓
師臨川曾益吳郡諸生王聖鳳徐珩等各有所檄

臨海陳涵暉討賊檄

嗚呼故老有未往之變未忝傷心普天同不共之仇
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車馬
駸塘怒擊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
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午挽三辰之軸一掃腥

擊

羶身鐘二曜之英，
 雙駟誠諒歷年二百八，
 化何人不沐皇恩，
 傳世一十五朝，
 寰海盡行統曆，
 迨我皇上崇禎御十
 十有七年于此矣，
 始改誅璫，
 獨勵聖作，
 敷頻年禦，
 成持宵旰為衣，
 九遣寒暑，
 幾驚呼唐呼令之嗟，
 萬姓啼号時切已，
 溺已飢之痛，
 雖莽朝內食之多，
 都而一人辰極之未遑，
 遽至覆甌，
 有何失序，
 嗚呼，
 即尔紛然造逆之輩，
 疇无累世沐養之恩，
 乃者滔逼坤京，
 九面不安，
 其主腥流宮寢，
 先帝不得正

其終罪極海山，
 莫知已滿，
 嗚呼天地誓豈共生，
 誰東國成，
 詎无封事門戶膏肓，
 河北賊置之不問，
 藩籬破壞，
 大將軍竟若內明，
 問門納皆硯軍客使，
 者之流，
 賈主投降，
 盡弘文館學士之輩，
 乞歸使云有恥從死，
 即係徒忠，
 此則劫運真遭，
 湯九百六之文，
 而凡及並值，
 挫折推崩之會矣，
 安祿山以番將代漢，
 將帳申猪，
 早抽刀李希然自汴州奔蔡州，
 凡內鳩先送去鳳既斬，
 京口剖尸之僂，
 安逃景亦斃于舟中，
 跋足

之凶終盡无強不折有迷必誅又况漢德猶存周曆
未過赤眉銅鳥適閱光武之申與尼昇逢蒙難免少
康之並僂臣子心存報主春秋大義復仇業賴社稷
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三軍必出祁山
嗚呼迂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泪隨班舞馬猶嘶玉陛
之魂矧具鬚眉且叨替後身家非吾有總高居恩寢
食董肱安發申國恥握奉透 氣昏一路金聲雷
里齟声断五更鼓角共征由包胥之泪誓樊百里視

之舟丙辛澤爛張翼 之損恹茶在位願如物商夾
與漢之鉞磨勵以須二三子何患乎无君金陵成正
朔于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
王臣各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与子
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車六行孝子忠臣之憤
厥渠魁誰馬叶于北風旃常紀于南極以赤手而
扶神鼎事在人為即白衣面 前籌君不吾貸尻攬
槍晦蝕日月重光再聞帶礪山河朝廷不九小海內共

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檄

南京諸臣議立福藩

四月初三庚申時潞周藩泊淮上者各以官舡隨駕
福王子然與常應位奉數人流離飄泊鳳陽提督馬
士英陰使人導之借淮撫路振飛舟南行 十四日
辛未有內官走南京府部科道等官始知北京被陷
確信上殉社稷大小驚惶史可法張慎言等集高弘
圖高議所尊奉時潞王福王並在淮安日廣急屬福

王可法曰在藩不忠不孝恐難王天下遂巡而散

廿一日戊寅時新主未定人望皆在潞王高傑劉澤

清移言路振飛問兩奉振飛云議賢則亂議親則一

現在惟有福王有勸某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

動則侯陽不守天下事去夫此功自讓與開國元勳

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吾奉王入而被不納必且

互事是不待閭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 愈王避難

過淮 南京文武大臣齊集中軍都督魏國公徐弘

基茅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柱王道遠難至潞王福王
周世孫各避賊舟次淮安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
利為之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同心推戴必欲立
之移書史可法及禮部侍郎呂大器謂以序以賢无
如福王已傳諭將士奉為三軍主請奉為帝且書可
法富主其議可法大器持不可念二日己卯可法
治兵于浦口廿六日癸未張慎言高弘圖姜曰廣
李治郭維往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萱周等復

集朝內會議揭大器後至時以潞王備次稍踈福王
在在卽不事莫之敢決李治奮袂厲声曰今日者
異議者以死殉之劉孔昭韓萱周復乃持之孔昭又
面罵大器不得出言搖惑議遂定乃以福王告廟回
先脩武英殿是日即其公啓迎王而可法督師江上
猶未回也或云士英亦布立潞王而潞王舟先發
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登舟黃得功劉良佐高傑
以兵護行其說非也福王舟抵儀真士英收致推戴

之意且召劉澤清以兵南下
廿七日甲申南京禮部司務齊百司公啓迎福王于
儀真王得啓即行廿八日乙酉徐弘基等迎王于浦
口廿九日丙戌午候王舟治燕子磯三十日丁亥南
京諸臣見王于舟次王時角中葛衣坐寢榻上舊梳
妝衾子影空囊從行田成諸人布袍草履不勝其困
王答兵部書謂國母尚元消息隻身避難宮眷未携
一人初意欲避難浙東僻地迎去決不敢當等語及

推次進見對勲臣渤吳素衣角帶羣臣行禮皆以手
扶持茶款語極其寬和言及迎立即力辨言封疆大
計唯伏衆先生主持

附記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有梨園忽聞何間
大名真定等處相繼告陷北郡危急猶未知陷也
舅氏乃罷宴廿八日予下鄉問亂信洵廿九
日下午君微外出崇禎皇帝已縊死煤山矣予大

驚異三十日夜無錫合城驚恐蓋同一班市井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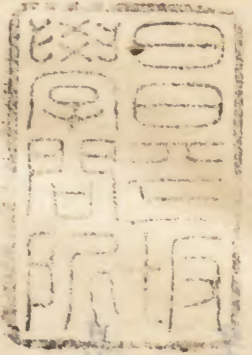
賴聞國變倍聲言殺知縣郭佳胤搶鄉紳大戶郭
声等手執火刀率役從百人巡行竟夜嗣後諸火
家各出丁壯二三十人從郭令每夜巡視至五月
初四夜止

五月福王入南京

五月戊子朔辰刻福王自三山門登陸由城外至孝
陵乘馬從西門入享殿祭告以東門乃御路也拜謂
罷徘徊良久問懿文太子寢園遂請瞻拜就畢從朝

陽門進城至東華門步行道皇極殿謁奉先殿出西
華門以內守備府為行宮駐蹕為文武官進見王惶
叔敬避之可法言殿下臣正受遂行四拜禮王傳上
殿共商戰守之策劉孔昭暨諸勳侯甚有德色可法
奏對良久魏國公徐弘基內守備谷有奏羣臣乃退
是日王輦所至都民聚現生員及在籍官訟送皆有
恭迎者有云先一日兩大星夾日本日五采雲見

大星夾日五采雲見似為南至之祥而其後事如



此熊是時拱改王初入燕則星雲殆清朝之瑞年
 附記 五月初一日無錫諸大家避居湖濱初三
 江陰三河口祝唐等鄉鎮多劫掠初六七兩日書
 賜函及吾鄉華姓齊衆初九日吾鎮衆十一日
 江陰疏黃鄉揚兵時千館千張屯方誦讀忽聞銃
 聲超出視之見數百人荷戈鳴金巡繞廬舍俱云
 守護本處地方每人予不五升錢三十文內半斤
 亦事之一大變也 辛亥五月十六日社澤書

文政六癸未七月二十四日細井護校

文政癸未

